

四書探微

中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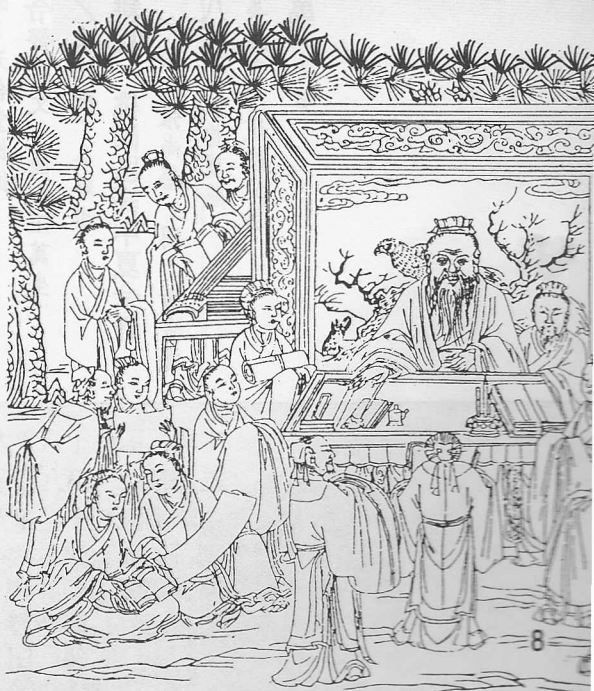
袁翥鶚前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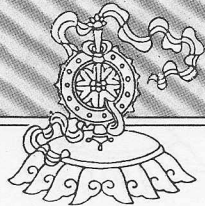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

如所周知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是因為人有喜怒哀樂的諸種情緒之故，這種隨感而發的心理動態，在後天這個多樣化的人事現象來說，的確也是無可避免的，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至若未發謂之中，此謂情緒未發，則此心處於寧靜狀態，無所起伏，則自然是空空洞洞，清清白白的，在這一情形時，就是一個人良知最清明，本性最圓融的時候，是處處有中，時時有中，及至發出來，如能恰中事件之分寸，則平平和平，兩情不傷，道心仍至中至正。佛說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是意指心修，眾生是

佛，心不修則佛是眾生，其關鍵處就在心之中與不中而已。

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」仲尼是孔子的字，君子是指有學養的善信，中，是言其存養的功夫十分恰當，以及其處事的風格和理念，是但憑良心和理智以為判斷。中之意，又是理性而溫和的，通情而達理的，此外，猶之穿衣和吃飯，不宜過多，不宜太飽，以適可而止便是中。庸，平常也，是指任何時地，乃至行止坐臥之間，經常保持這種內外一致的操作，二六時間守而弗失，所以又謂之君子





時中，所謂顛沛必於是，造次必於是。

小人反中庸，是由於其劣根性重，所謂拘於氣稟，蔽於物慾，又欠缺適當之教育，在其心理的觀念上，更是目空一切，無所忌憚，忌是禁忌，在佛曰戒。憚是懼怕，則小人之所作所為，就劣跡昭彰，與中庸之道背道而馳了。

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鮮能久矣；至矣乎，是孔聖夫子一再強調中庸之道的有特別優異之處，對於修養身心方面的效益之多，認為是無以復加了，這道理究竟何在？我人不妨可看看老子的說法，其在道德經七十七章上說：「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皆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」所謂天之道，即天道的發展和運作之程式，是有其一定之原則的，即所謂生態平衡，相生相剋的理論在，就是「中庸之道」舉例：如動物的鳥類，其中有叫聲難聽的鳥，則其羽毛必美，不然叫聲既不雅，羽毛又難看，有誰會養牠，如孔雀的開屏之美，但叫聲粗啞，而畫眉鳥，黃鶯鳥的叫聲宛轉悅耳，但羽毛的色澤卻很平淡。此外，植物花卉中的玉蘭花，夜來香，都有芬芳的香味，卻沒有嬌艷欲滴的花瓣。中東地區的國家，特別是沙國的面積最大，但大部分地區地面上是

黃沙滾滾，一望無際的是草木不生，但是在地下石油資源的豐富，是舉世無匹，而今是富甲天下了，真是造物主的最「中」的佈局。

有人說我心永平，平就是中，平才能和。司法界人士也慣說：「我心如秤」，何以言之？作為一位司法者，對雙方當事人在進行審判過程中，最重要的便是心無偏私，才能做到又中又平，使兩造都心服。也有人說吾心如止水，水波不興，顯示其私慾淨盡，喜怒都無所動念，便是中。

參觀馬戲團表現的走鋼絲最具危險性，演員全靠手中的一支平衡桿，控制了重心，不使之偏差，這重心的所在就是中。最使婦女界反對的要數是選美活動了，何以反對，是因為有美就有不美，選美更凸顯了美與不美之間的平衡點，拉開了「中」的距離，莫怪大都數女士們一致表示反對。

綜上以觀，我們再來看看朱柏蘆先生治家格言：「見富貴而生詔容者最可恥。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。」此種因人而異的分別心，是勢利眼之心態在作祟，是執形著相之尤，就談不上「中」了。

總之，真能做到吾心永平，吾心如秤，或

心如止水，則豈止是「中」而已，實際上已入菩薩道了。中庸之道是要細水長流的，如果一曝十寒，或始勤終殆，則便是民鮮久矣了，是少有人能持之以恆的說法。

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」知者，指知識分子，或是聰明人士，因其多數用心在學術思想鑽研，或是在功利主義上盤算，而道是抽象的，所謂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。過之，是言其聰明過了頭。至於愚者，是由於其心智閉塞，無法開悟，或力不從心而不得其門而入，職是之故，就謂之不及了。

道不行矣夫，是孔子晚年時興起的感嘆，是因上無明王知遇，下無隱士知心，當齊景公得知孔子治魯，只有三個月，竟使魯大治，恐於己不利，乃使用美人計，送八十名能歌善舞之美貌女樂給魯定公，定公由此而不理朝政，孔子乃知言之不能用，還到處受人譏諷，而且在匡地，遭受圍困，於宋又逢桓魋伐樹，至陳蔡之困厄絕糧，年六十八歲時息影在家，從事刪述六經，開示來學，道其不行矣夫，與論語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之意相同。

